



北史⁺



リ 8 冊
1735
200



特
U 8
1735
200



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劼

鄭羲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譯叔孫儼 儼族孫偉

道邕子譯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
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禮及得
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
其行意忽忽疑為王氏子孫彬稱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
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中從事習辟彊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彊
與江陵令羅修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
主尅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為
荊州眾遂不果羅修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

新嘉坡圖書館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由諸君
同贈
所購以贈

新嘉坡圖書館
氏圖印甫甫

及右副 匡

魯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渾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驢鼻江東謂之驢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二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

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劔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竝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旣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

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於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思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

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昏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封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

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隣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塋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曠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寵勢亦不足恨領軍元又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

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竝交遊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介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

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
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
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
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
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
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
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
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
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弟二子劼最知名
劼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
孝徵魏收楊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亡討閱不能得問劼劼具
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

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
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
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劼以上古
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
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
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
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
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茅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
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
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
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劼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
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

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巳瑞改元年曰
河清是月至尊以太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
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取濁未能清也
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啟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
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旣得受命之辰允當
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慈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
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
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卜楊興安邑掘
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
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
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
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

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汁水北有龍鬪
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
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
謹案龍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爲亳
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
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至崇陽
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
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
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
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
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
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

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勝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于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于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蓋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毫毫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

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王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效果行考校衆事太平王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當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蔥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蔥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劾復上書曰易乾

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隨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敎施行於天下也蕃決難解者明當時蕃彰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

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

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爲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美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行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亦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

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安率者安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常通紀二篇大陳

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致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日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月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

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竝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謠引圖書織緯依約符命摺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有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

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響者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屬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曰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諒毒被生

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旣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祕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於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

祭酒遷屬卒於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又有儀望以幹用見稱
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
陰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
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
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
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未拜中書博
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
石爲都將赴之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
旣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
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
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

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旣克城意蓋憍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
羲勸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
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齋白武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
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
長社待秋擊之羲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
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
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
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
侍郎延興初楊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
南人望爲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羲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
見禽斬以功賜爵恭昌男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
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

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義昏姻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出爲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鬻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郵城令董騰別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孝文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益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義雖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政事才

爲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大常少卿出爲齊州刺史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兗州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害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刑蠻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比

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督道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德爲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邪琅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鑿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未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

垂心經業優柔墳籍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旣修生徒旣立臣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竝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旣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旣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爲祕書監卒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人所愛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

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親戚被昵擢爲帳內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胄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通西魏爲人糾告懼遂謀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明皇后及文襄爭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子翻字靈雀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於家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位蔣州司

馬天壽開府參軍竝以雅素稱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爲館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曾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歷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

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餽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殷與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

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竝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述祖弟遵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祖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又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昏宦無貶於時有識咸以歎息矣義長兄白麟次小自矢洞林次叔夜次連山竝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小白位中書博士子胤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爲嬪位東徐州刺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希儁未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

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巴開
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胤伯弟平城廣陵王羽
納其女爲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南青州
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
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爲尚
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武陽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
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成
子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
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接
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
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
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

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
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
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
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大寧中
以軍功賜爵成臯男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卒
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輯之弟懷孝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
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籍字承
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瓊字祖珍有強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
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姨姊亦
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叔四人
竝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

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史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爲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歲考績爲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尹及梁岳陽王蕭譽稱藩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譽爲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周孝閔帝踐祚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歷御

伯中大夫御正宜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爲少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詡嗣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徐克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卽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宫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

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爲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並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旣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

文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旣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

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壽爲儀同時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賊貨狼籍隋文陰疎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壽成臯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竝爲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流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

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議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壽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華公以元壽襲元壽歷位右光祿大夫右衛將軍大業末爲文城太守以城歸國壽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

后所幸時人未知之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甚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弒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連山性嚴暴撻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

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材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嚮殺之思明弟思和竝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朱榮死徐州刺史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爲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朱

氏滅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
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
留信宿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
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
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
戰河橋及解玉璧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
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
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
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
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保六年爲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
以威猛爲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亦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

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
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
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述祖族子雛有識尚操行
清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爲皇太子納其女爲良娣雛時爲
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
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夷嶮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寔有
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劭爰自幼童訖于
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縉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
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
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
瑞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頽其家聲惜

矣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
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聞
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顧託適足為
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
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夙心不愛其
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
偉翻然豹變蓋知機之士乎

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終

魏川世鳳堂
氏書南南

北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魏川世鳳堂
氏書南南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貴 端從子濟 端從祖弟湖 湖子聰
聰子孝通 通子道衡 聰弟子善 善弟慎

薛寔

薛澄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
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
烈著聞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壽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
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
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
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
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

及古同 長

而溫敗及符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辯幼而雋爽倣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卽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

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筭與朕爲長安主人辯旣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褒獎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真太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兜尅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麤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憲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感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

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
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長子初古拔一
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寇司徒崔浩見
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
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
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仇儻
檀強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救拔請彭城勞
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
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舍等以善政徵詣
京師獻文親自勞勩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
祿大夫謚曰康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

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
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
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亂至郡卽收其姦魁二十餘
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子裔字豫
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
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
劾死後贈華州刺史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麟駒好
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麟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
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王有賜田在馮翊麟駒徙居之遂
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興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開解几案位廷尉
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
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

表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爲并肆
行臺賜爵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
刺史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
史通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
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賜爵平陰男端以天下
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
引端同行崇禮因失守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修義督乙干貴西
度據楊氏壁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修義乃令其兵逼端等
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修義亦遣騎
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
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

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
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
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
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禽嘗泰復弘農戰沙苑並有功進
爵爲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奏請不
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
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啟周文云設官分職本
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軍東討相
國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爲公思得
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
梁主蕭察曾獻馬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擣蒲頭得盧
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

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卽以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剪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旣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竝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字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周孝閔帝踐阼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遣誠薄塋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胃嗣

胃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爲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胃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胃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因請胃胃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摠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胃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胃以天下太平遂

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頴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頴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獻知名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曼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曼遂以從

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其樂也裕曾宿宴于曼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胄從祖弟濬字道曠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

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
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
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
爲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
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
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
行礪心因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
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
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實氣
摧魂者也旣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及全歸使夫死
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
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恐死待汝已

歷一旬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書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爲之屑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濬性清儉
死日家無餘財濬初爲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虵有角及
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
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
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
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
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鬪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
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爲先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
傾心致禮竝不獲已而應之爲本州中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
弟竝爲本郡當世榮之復受詔爲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

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閤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懷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言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也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聰深爲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

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卽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蕭寶寅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

禮遇甚隆及寶寅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怪止之但笑而不答遽還鄉里寶寅後果逆命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修義等又聚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任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寅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尔朱天光鎮關右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汾陰侯莊帝旣幽崩元暉地又疎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楊濟奉以爲主天人允叶世隆等竝以爲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卽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

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啓啟傷感以侯爵旣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翽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翽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旣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堅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聖王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翽曰朝賢旣濟濟野苗又芄芄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峻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

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吾以阮藉稽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介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武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爲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竝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右丞齋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爲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爲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卽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介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鴿賈知斛

斯椿大野胡也杖吒呂延慶之徒於介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難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啟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

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爲之憂
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
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劔履上
殿表猶使爲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
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笑拜者
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武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
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
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
城王浹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
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

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卽位兼散
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
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百韻道
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
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
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
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爲
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隋文作相從元
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文帝受
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
兼散騎常侍聘陳使王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
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曰朕且舍

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王尤愛彫蟲道衡
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
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頰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
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
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
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
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墻酣酒荒
色其必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
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
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
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
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賴忻然

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耳還除吏部
侍郎後坐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嶺表
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
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直內史省晉
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
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踴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
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
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
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
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頰楊素
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旣與
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

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頰乎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曰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溢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

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泄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溫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爲上黃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詞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

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孝武西遷魏收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卽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罷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

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再遷戶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執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已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執事謚曰繆公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善弟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

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且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慎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爲宜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旣雜蠻夷恒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

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昏娶之後父母雖在卽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又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封邵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

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
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瞻而寘
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出爲浙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
文筆三千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
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
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
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疎宕不拘時
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澄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旣
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
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

嘗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
劣何不製裾數參吏部澄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寮古人以爲
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
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澄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克歸魏其子
懷儁見澄甚相親善屬介朱榮廢立澄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
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
抗禮懷儁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澄
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澄乃東
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
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
郎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澄獨謂
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卽爲

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燈言爲然並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引燈爲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燈爲之頌文帝又造二欵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一金餅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欵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雁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欵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燈各爲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燈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謙直見知胄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奕葉世擅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真澄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徐陳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燕川氏

及古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黃耆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爲武賁郎將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萬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吳轉都官尚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文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

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歷太子庶子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備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譽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

五州人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
百姓安之卒謚康公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太常中爲中散太武時爲散騎常侍
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
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
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
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竝進四年正月豹子
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
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
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
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不
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

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
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芥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
道盛豹子至芥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
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爲武都
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郡氐人叛應文德詔豹
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
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
郭啟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啟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
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
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
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宋
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

不尅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
戍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已旣而班師先
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
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
襲道明第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
孝文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饑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
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拜使
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
假公如故懷喜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戶歸附置廣業固
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大和元年宋葭蘆戍
生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
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懷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

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
懷喜表求待來年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
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柳旃據嶮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爲豫州刺
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
卒謚曰恭公子承宗襲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豆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
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
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
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
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
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
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岡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

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罔會復攻城氏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戶二萬餘人屯北嶺爲罔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罔衆復推梁會爲王安豐公閻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鬪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鬪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大半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與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真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與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

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厚篤慎弱寇以武幹知名又温之爲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寇上邦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卽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大武賜難當墮書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爲羽林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據嶮爲逆詔羅漢討禽之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

成之立羅漢有力焉加龍驤將軍仍幢將進爵野王侯拜司衛監
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
史時仇池氏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
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氏羌大破之賊衆退散詔書慰勉之涇
州人張羌郎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氏羌
叛逆其賊帥蚩廉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
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禽廉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
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
然孝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謚曰康伯
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
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
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
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禧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屯
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
之等旣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溯清
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攸之聞
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吳喜公輕
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
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
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
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
桓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

官卒於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楊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滎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掎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

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啟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為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眾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為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表陳桃符讒毀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

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篡襲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興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益宗兄興祖位江州刺史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無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顏色頗有異卽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贈兗州刺史

謚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部落大人祖真柔玄鎮將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爲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旋濟淮五將未度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閣將軍康生應募縛棧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勳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

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窗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並敗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之破走其將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爲南青州刺史後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時梁聞康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卽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驂騮御胡馬一疋出爲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殺其刺

史張稷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槩一張并棗奈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間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崇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卽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乂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領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

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義所執鎖於門下至曉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以爲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

年十八以侯剛塔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於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爲宗親顧待不免饑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

寇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閣將軍出爲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爲兵永平中追其前勲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過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門巷觀者如

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荊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恆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卽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又爲荊州刺史常縛藁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涪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縣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

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成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等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掖以叛荆人畏甌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

爲緣淮游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怙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梁遣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碭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碭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

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旣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于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驛騾馬一疋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禽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嶺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寅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脇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

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賊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宮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受左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蹙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

別造大排內爲鑠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人排城延伯軍大敗先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建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爵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內侵叔仁時爲兼統軍隸揚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除光祿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爲都督討平之除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刑果反於青州叔仁爲大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槩長大異於常槩時人壯之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暨勝

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於懷金曳紫
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
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
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終

魏山世鳳尊
氏肅而南甫

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魏山世鳳尊
氏肅而南甫

裴駿 從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 孫矩
皇甫和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安邑子
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爲神駒因以爲字弱

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
薛永宗聚眾應之來襲聞喜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
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
陳叙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書
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嵩來聘
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
喜侯謚曰康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歷位祕書中散王客令累遷
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
卒謚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
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第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
行路愛育孤侄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
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閑解位平昌

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
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駟自陳情
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爲郢州刺
史詢以凡司成主蠻酋田朴特地居要嶮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
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
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尚書武泰中以
本官兼侍中爲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
烈無子修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
稱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爲尚書主客郎累遷
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
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
其家有死于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耐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

傷疾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爲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甚得戎羌之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祿厚養親效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尅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爲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

文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倬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爲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或北討引爲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持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墓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莫爲集錄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爲政嚴酷不得

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王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劼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山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延雋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武卽位爲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雋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雋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竭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暉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

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雋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竝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延雋從叔愛醜桃弓竝見稱於鄉里子夙字買與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毓昇之鑒鑒字道徽性强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爲齊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爲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爲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殮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

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爲孝昭因此忤旨出爲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爲散騎侍郎尋爲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卽位爲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爲兼黃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頗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爲健婦夫牛延雋從祖弟良字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

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饑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爲衛大將軍太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竝自立爲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介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洩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

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饑凶四方遊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爲時所稱延雋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空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父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瞻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

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黎擊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旣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

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酌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謚曰宣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

作文章別有集錄景顏頗有學尚孝靜初爲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爲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爲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四子願安志弘振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隋貝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晉亂避

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隕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姦人莫不改貫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欵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緇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賙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

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詎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詎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

欲以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替月之期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父吏奸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脇人取財計賊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詎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詎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詎之及皇甫

和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詼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
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詼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
辟爲記室遷鄴後詼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
詼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詼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
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
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
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
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
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
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
人間無所預代下日爲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謀之字士
令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爲開府辟爲參軍掌書記次

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
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
而還當時以爲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
臺卿並爲齊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
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訥時政並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
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次子矩最
知名

矩字弘大纏襦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
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
事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帝爲定州總管補記室
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
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陽晉王廣

令矩與高頰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頰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卽宇文氏女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

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啟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卽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壤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

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改移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比蔥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卽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人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四海多產

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鏗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欵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

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儷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

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縣遠所以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曰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啟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啟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

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啟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賜令人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復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賦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

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文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肯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雁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

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卽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宇

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隨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

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爲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閣祭酒思還鄉里啟乞梁州襄中卽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注封榆中男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愷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

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滂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卽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茂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周文帝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關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橋以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山於周之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勇冠

當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帥都督
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
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爲之屏息遷司農
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季慶堡
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
張遁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
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
轉陵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
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州
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
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亳三州

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內郡守父靜
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爲州
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
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年
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
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
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以從坐其季弟子爽
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
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
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

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僞親狎與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更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卽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

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尅之天和三年除温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修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旣接敵境於是以寬爲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宇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瞻斷割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爲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漢少有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時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疢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贊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塋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塋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塋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疾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日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

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爲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

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竝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暲鄴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暲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啟其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鄴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暲還以郢叛卒如

俠言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卽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徵並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爲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

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城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穎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穎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

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旣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爲立廟於漳江之浦有子尚賢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

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及憲出鎮劔南復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伯轉軍司馬文舉早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

撫視遺孤逾於巳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樞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超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

軍資卽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怒懷靜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

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爲世充所殺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延儻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修史著美讓之弟兄修身勵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王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果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

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發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謙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隳壞時也



